



三生缘. 神仙醋

缘定三生，愿昼吉祥夜吉祥。
遇问三生，情不重不生鸳鸯。

今日痴 著

SanShengJiu
ShenXianCu

三生酒·
神仙醋

SanShengJiu
ShenXianCu

今日痴書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生酒·神仙醋/今日痴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1. 2

ISBN 978 - 7 - 5126 - 0306 - 6

I. ①三… II. ①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2556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6

字 数: 266 千字

印 张: 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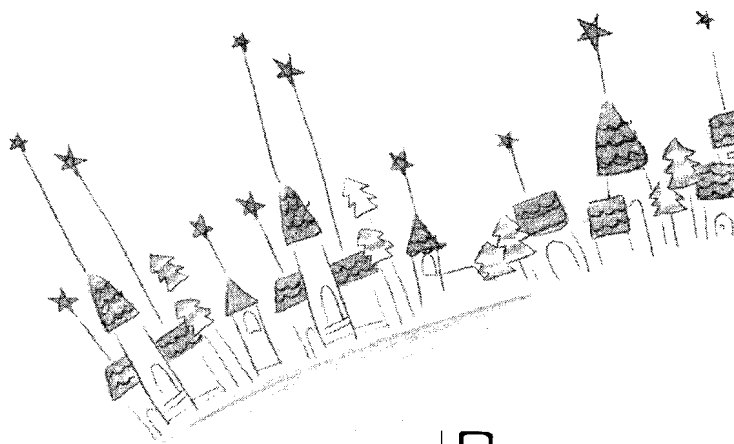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1 年 2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26 - 0306 - 6/I. 139

定 价: 26.8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

目录 CONTENTS

- 前传 / 1
- 第一章 如魔似幻的新生 / 9
- 第二章 风月情痴若即若离 / 35
- 第三章 除魔之行 / 58
- 第四章 情敌来了 / 82
- 第五章 冥府仲秋会夜宴 / 106
- 第六章 喵喵喵，猫来了 / 133
- 第七章 梦醒 / 158
- 第八章 天界上的重逢 / 184
- 第九章 傻子夫君 / 216
- 尾章 追问三生情不重生婆娑 / 242

前 传

我带了一身伤回酒窖，垂头丧气的。小狐狸不声不响跟在后头，眼光似乎能从我后背刺出个洞，小样儿的，身上胎毛都没褪，脾气便这么大，这往后可如何了得哇。

路边的那些个低等的仙、不入流的妖见了我，吃吃发笑。

几个素质不甚好的还当面指指戳戳：

“那酒娘，便是酒窖专酿黄连酒的那位，一重天出了名的破落户。”

“倘若问一重天哪个最不修边幅，非这位莫属，连性情极好的酒酿仙子亦是无法，训了数次，仍旧不肯好好穿衣服。”

“啧啧，穿衣服不喜欢扣扣子……”

“啧啧，一姑娘家整天捋着袖子露胳膊肘儿……”

“……听说给祇莲帝君打出来了，不知是因为什么事？”

“……”

好吧，我碧止，一重天上最低等的仙、一个小酒娘，今儿干下了一宗丑事。

三重天外的祇莲帝君纡尊降贵到一重天主持佛道论法会，我搅黄了人家的场子，还没脸没皮、色胆包天企图色诱祇莲帝君，帝君一怒之下，便将我乱棍打出来了。

天知道，我冤哪。虽说这祇莲帝君确实是个百里挑一的美男子，可还不至于让我迷恋到色迷心窍的地步。今日这宗公案，完全是由一粒不扣的衣纽与一截胳膊肘儿引发的误会。

须知这酒娘差事是件体力活，服饰统一高领盘扣，不比那二重天上管跳舞弹琴的仙娥，身上就缠条绸带，清凉清凉的。虽说这衣着保守自有保守的好处，裹得严严实实的仙气不易外泄，经年累月还能少修炼几年。可我嫌弃这最上面的一粒扣子勒着脖子，于是便解了；至于挽着袖子，那是因为干活方便。这色诱一说，真真是无中生有。

之所以闯到祇莲帝君瑞气千条的仙驾下面，不过是想问问帝君他老人家，究竟是他家哪一个这般缺德，留了阿寒这个种却不管死活。可是话没说完，便给打出来了，仙家无情哪。

唔，忘了说明，祇莲帝君他是九尾天狐一族的君上，小狐狸阿寒的同类。

说起阿寒，不得不回溯到三百年前。

当时正逢我天劫，九九八十一天的应劫差点让我魂飞魄散。师兄找到我的时候，我已不知道在一重天边境的大红崖上昏迷了多久，怀里死死抱着一颗玉石质地的蛋。

这颗蛋吸食日月精华，昼夜以我仙气滋养，十二年后，竟孵化破壳，孕育出一头白色九尾天狐来。

一出世，小崽子便拿毛茸茸的小脑袋拱我，奶声奶气管我叫娘，差一点令我泪流满面。

小家伙，你碧止姐姐还是个未曾嫁人的大黄花哪。

且不管如何，从抱了这颗蛋那时起，教养这个小东西仿似成了冥冥之中的天命。我为此只差点把心操碎，自问这操心程度可以培养出一头温驯娇憨、举世无双的可爱小狐狸来。偏偏事与愿违，这小家伙越长越愁人，脾气也越来越孤僻，隐隐有向那冰山发展的趋势。自他一百岁不笑了之后，我时常忧伤望天。

天界分三重天，越往上，品阶越高。这一重天是整个天界最不入流之地，妖仙混居。我在天界只有一个熟人，那便是师兄。

师兄生得俊俏，仙越修越好，只人品一样却越修越缺德。说话刻薄，最喜爱做的事情便是拿捏我的痛处令我伤情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每到一重天他便说，一重天出来的仙妖有三气，灵气、霸气、匪气，师妹身上虽半点灵气也无，但这匪、霸二气，端地璀璨夺目。

他比我早飞升了几百年，如今已在三重天的天枢星君麾下混了个差事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而我却沦落到一重天此等人妖混居的地方，做个最下等的仙。酒娘这个工作，还是托师兄走的后门，只要提起此事，我便觉人生四大皆空，眼前一片黑暗；而师兄照例要捶胸顿足、热泪盈眶，“师妹，为兄知你屈居在这一重天心里憋苦，可你也不能三百年如一日，酿出的酒都是苦的啊。你让为兄在那酒酿仙子面前，如何挺胸抬头？”

所谓黄连酒，便由此而来。开始还有几个不信邪的过来品尝，下场便是一口全喷了出来，很快整个天界没人愿意喝我酿的黄连苦酒。

整整三百年，我酿的是酒，倒出来的是纠结。

曾经忍受不住恳求酒酿仙子给我换个活计，给师兄知道后很是臭骂了一顿，恨铁不成钢地批评我说，你傻是不傻，知不知道隔壁做荞面神仙饼的因为饼做得太好吃，铺前排起长龙，只好没日没夜地做起饼，最后竟做呕了血。如今没人来喝你这酒，你不是乐得清闲么！

我仔细一想，可不如此。果然还是师兄道法高深，看得通透。

只是这闲虽好，闲得过了，又是个病根。只要想起我那无人欣赏的苦酒，我便惘然不已，愁苦万分。

我还记得那一晚正对月抒怀，黑暗里一个声音问：“这里可是酒窖？”

我虽看不清这位仙使模样，但从他周身散发的浩渺紫气，便知面前定是一位尊贵上神，我岂有不讨好奉承之理。

那位上仙说：“既是酒窖，便斟一杯来。”

这真真是三百年来，听到的第一声天籁！

我原地挣扎了一下，思考着“给上仙喝我酿的酒”与“讨好上仙”之间是不是存在必然的矛盾。最后跃跃欲试的心战胜了说不可以的理智，我斟了一杯据说堪比胆汁的黄连酒，屏气敛息地放到上仙面前，心怦怦直跳。

上仙垂头啜了一口，我的眉尖便跟着耸一耸。

不愧为上仙，竟然没有像一般仙僚那样吐了出来。就算只一口，已令我激动万分。

再然后，我愕然地睁大双眼，看着上仙复又垂头，轻啜了一口。

上仙他老人家……不觉得苦吗？

这真是三百年来、三百年来第一个奇迹啊！

这狂喜又辛酸的感觉，让我心潮狠狠起伏，傻在原地。而上仙在黑暗里亦

是默然，一点一点优雅地喝，直至一杯见底。

清风拂面，虫声唧唧。

很久之后，我醺醺然，有些找不着北地附身过去，想问上仙是否再来一杯，出口却成了，“滋味如何？”

上仙沉吟了一下，那声音在夜风里说不出的清冽好听，“这酒是你酿的么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唔，苦得很。”

待我回神，上仙已乘着清风消失无踪。

上仙的诚实着实让我郁卒许久，原本以为他不会回来了。没想到几日之后，他又出现在黑暗之中，又是默默喝完一杯酒，再悄无声息地离去。

某一夜，我卧于甑桶之上正呼呼大睡，给突如其来的存在感惊醒，猛睁眼发现在广寒宫脉脉辉光沐照下，一俊美男仙赫然立于眼前，但见他身体微微前倾，眼光灼灼，似有千言万语。

竟是那位喝酒的上仙。

先前在黑暗里只听上仙其声，又见其身形高挑纤瘦，隐隐便觉得是位好看的男子，只万万没料到正面会是这么好看，骤然间还离得这般近，一时便有些控制不住胸腔内那颗心，扑通扑通撞大钟似的撒欢。

再联想上仙这阵子的奇怪举动，一时鬼迷心窍，竟觉得，上仙他，似乎对我有那么点意思。

只要想起当时我竟产生了那样的绮念，我便想一头撞死在山洞前。

事因今日看到的祇莲帝君，赫然便是这位时常过来喝酒、认识了将近大半年的上仙！而我也真真丢人，面对仙驾上高高在上、清冷如月霜的祇莲帝君，竟神经搭错线了地想上前理论，还理论那么不靠谱的问题。我完全不明白当时是怎么想的，竟然觉得阿寒的受遗弃应该由一族之王的祇莲帝君负起责任，还理直气壮，振振有词。

神兵们挥舞着拖我出去的时候，我看到御座上的祇莲帝君往我方向望了一眼，那一眼的冷意，像一桶冰水，生生将我浇个透心凉。

究竟我那晚是病了还是眼瞎了，竟从祇莲帝君冷漠的脸上看出脉脉含情来，还为此很是窃喜一番。会错意便罢了，还错得如此离谱！

我悔不当初，羞愧欲死啊！

待师兄过来瞧我，我已在自己那间小竹屋里没日没夜地睡了三天。

师兄说：“你倒真睡得下，如今连那蟠桃园内的树蛾子都知一重天出了个女流氓，这件丑事便且放一旁，我只问你，你是看中了祇莲帝君哪点？”师兄竟说得一脸沉痛。

我开始抹泪，因睡过头了，眼泪有些止不住，柔肠百结状对师兄说：“师兄莫再说了，如今我一脑门官司，又悔又恨，难以自处，就连这小东西，”我一指地上的小狐狸，“亦三日不曾理会我了。”

“师兄倒是很想答理你，只是来了两次，有人总睡得像猪一般。”师兄一脸抽搐，看起来很有暴打我的冲动，最后只狠狠叹息了一声，“你也不想想，你一个品阶低下的仙冲撞了祇莲帝君，打几棒子便能揭过么？唉，何时才能改改你这散漫性子？”

师兄这最后一句，成功唤起我的忧患意识。等他走了，我便陷入无比苦闷之中。

待到半夜，神使鬼差又来到往日与祇莲帝君见面之处，心想，祇莲帝君啊祇莲帝君，我虽做事鲁莽，可你白白喝了我半年的酒，见面竟连一句话也不待我说完，便遣人撵了我，毫无情面可言，忒不仗义。罢了，我碧止也不是什么小气之人，今后还如从前待你便是，你，应当不忍心再惩罚这般委曲求全的我了吧？

可祇莲帝君没来，我吹了半夜的风。

隔夜，明明告诫自己不可再去了，可不知为何，到了那个时间那个点，又管不住自己的脚。只是去之前变成了赌咒发誓：哼，他若敢再出现，我定然不假辞色相对，好让他明白，一重天的碧止虽混得不好，可心气高得很！

结果，我又灰扑扑吹了一晚的风。

第三日，师兄过来，没了往日从容的样子，一见面就问我：“你究竟怎生得罪了祇莲帝君，竟惹得他这般恨你，把状直告到天帝案前，一定要把你罢下凡间。”

“啊！”我真的就地惊住了。

“天帝可准了？”

“唉，准了。想必旨意很快便下来。我央了天枢星君到天帝面前求情也无用，便先溜了过来瞧你，提前说与你知晓。”

天帝啊天帝，你老人家忒不英明了！

这一回我倒是哭了个踏踏实实，扯着师兄的袖子满心惶恐地问道：“师哥，



那，天帝他老人家有没有说我何时才能回来？”

师兄摇头，伸手拭了拭我的泪水，突然把我抱住，沉声说：“师妹，最不济重新修炼便是，师兄一定会帮你。”

我泣不成声，“问题是那刻苦清修，背诵术咒法则的日子，我是一日也不想再过了啊！”

祇莲帝君啊，小仙不过不小心冲撞了你一下，你有必要这么赶尽杀绝、睚眦必报么！

今儿我这冤比天高、比海深，血泪一腔。

师兄走后不久，便有一位司刑法的星君领着天兵来到竹舍，宣读天帝的御令，果真是要将我罢下凡间。末了还问我可服，此时我已深深陷入一种叫自认倒霉的消极情绪之中，不可自拔，焉有不服之理？

只是猛一回头，看到小狐狸蹲在门框一旁，木木愣愣地望着我。

我瞬间像给当头打了一棒，心房紧缩。猛抱起小东西一通乱揉，说：“我已央了酒酿仙子与师兄二位好好照看你，你莫乱跑，姐姐总会回来。”

司刑星君便押了我，竟是朝那西方昆仑天宫而去。

历来罢下凡间的神仙，皆是往那南天门推下。仙界通往凡间的路只此一条，没听过还能从昆仑天宫过去的。我一头雾水，想问一问，可那星君却酷得很，不理不睬。

腾云驾雾之间即到昆仑之墟，昆仑天宫在紫霞明灭之间殿宇漠漠，宝相庄严。一名垂眉老君走了过来，朝我打拱道：“仙姑往这边请。”我给这位看来品阶不低的仙使弄得发蒙，这这这，他朝我行礼作甚？

垂眉老君将我们带至一处仙障栩栩的大殿，我猛地一抬头，看着殿门中央书写着“天机镜”三字，我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偏偏一时想不起来。正自怔愣，面前突地白光大起。

我下意识遮住了双眼，余光看到自己的身体迅速地消失在那束强光之中。

我便这样下到凡间。

奇的是，除了一身蹩脚的法力被封印了之外，我对那段仙界的记忆没有消失。

这一时期，凡间隐匿在红尘深处、被那凡夫俗子称之为仙人之乡的几处高山重镇，求仙问道者众多，时时有奇人出现，渐渐自成派系。又有那邪魔歪道，蠢蠢欲动。

我附身在一名十六岁少女身上，睁开眼迎来的第一件事，便泪流满面地发现，自己倒在那荒郊野外挺着个大肚子，竟是名孕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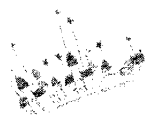
也不知怀的是哪家男人的孩子。

罢了，有幸能在本仙姑之凡体上落胎的，算这娃儿一段造化。

待生下那孩子，稳婆抱着哇哇大哭的婴儿问我，要取个什么名字。我脑门灵光一闪，说，便叫阿寒吧。

然后，自那之后又是好几年。

某一天，我又遇到了祇莲帝君。可那时他显然不认识我。



第一章

如魔似幻的新生



人界，四年后。

云海仙山之中。

这座山，可真够高的。

本仙姑得把脖子仰酸了，才勉强看得那崑崙尽处，雾罩金顶，气吞弯穹。又有那十分灵气，滋滋地窜，果真是修仙问道的洞天福地。

传说中这座山叫嵯峨山。应了好山好水有神仙出没那句话，千万年前有位老神仙一游至此，一眼相中，选了最好的一处山头屯了下来，开坛收弟子，创立了神霄派。

老神仙的弟子，在世人口中，自然也都是神仙。

于是，千万年后的今天，山上住着很多神仙。神仙们皆能御剑飞行，天气好的晴天，若有那黑压压的一群大鸟飞过，保不准便是神仙们踩着剑在飞。

神仙们有意避世，深藏不露。久而久之，连山都沾了神仙的脾气，于那巍巍群山之中渐隐渐深，凡人不得窥见。

然而毕竟我不是凡人，这山再深，也挡不住我一身仙气。可为什么山这般高！往石梯拾级而上，仿似能攀爬到天上，待到了半山腰，纵是神仙也三步一喘，仙汗淋漓。

因前些时间恐吓我儿，要将他抱到深山老林教那老野狼叼去做儿子，孰料小东西听罢竟是不屑一顾，甚伤我心。大概是近几年本仙姑做人做得不怎么成功，在我儿面前毫无威信可言。

只是过了些日子，见我频频有上山的动作，小东西方始有些慌了神，不经意便露出些警惕神色来，只想到害怕处，小爪子便紧紧抓住我的衣襟不松手，颇为依恋，一改平时冷冰冰的样子，这才勉强让我享受了些许天伦之乐。

约莫是报应，小东西现下趴在我后背上，手臂快把我脖子勒断了，怎么劝都不松手。

正懊恼间，自那半山处蜿蜒石阶咚咚跑下个十几岁大的光头孩子，一头扎进一丛光秃秃的树冠下，双手托腮，半天不动。

小光头的脸说不出的怪，待近些才看清他竟长了两条白眉毛！再顺着他的眼光一看，好家伙！你道什么让他这么投入，敢情是树枝上长了一串红色果子，鲜艳诱人，只把小光头望得哈喇子流一地，眼神那叫一个如狼似虎。

半炷香后，本仙姑以身上半包椒盐炒豆子，成功地与小光头交起朋友。

我此番上山，自然是拜师学艺来了，因有半包炒豆子的情谊，小光头推心置腹对我说：“这位小弟弟要求艺，自然是没有问题的；可是姐姐你的话……恐有些困难。”

他塞了一嘴豆子，盐花子沾了一腮帮，咕哝说，我们神宵派收女弟子很严格的，掌门师尊闭关不管事，现在当家的是四位师兄和一个师姐。你若要入门，须得五人同意。可是——

小光头用他十三岁的脸叹了口气：“单是五师姐这一关就过不了。五师姐不喜欢女人，特别是像姐姐这么漂亮的女人……”小光头面上带红，羞答答道，“姐姐生得可真好看。”

我凡间肉身这副模样，顶多算得上清秀，与在天界时的样子相去甚远。对着这一脸菜色，平时我连镜子也懒得照。难为这小子睁眼说瞎话还表演得忒真实。

“更何况，大师兄与二师兄不合，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件事。大师兄心眼小，因为二师兄仙术修得比他好，便处处针对。二师兄点头的事，大师兄必定是反对的。”

“姐姐瞧着真是合我眼缘，可惜时间来得不对。二师兄外出没有回来，不然我倒可以到二师兄跟前替你说说好话。”小光头挺了挺胸脯，“我是二师兄的侍剑童子。”

呃，所谓的侍剑童子，是帮他“二师兄”擦剑的？

临走前看小光头兀自对那串果子流口水，我好心提醒了一句：“这物事生得奇特，恐是什么邪物，你还是忍着别吃的好。”

小光头惊异，“二师兄也是这么说的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好么，既知是邪物，还那副馋相，我这是多此一举了。

过了半山，石梯往上之势平缓了些，中间经过三岔合流的净莲池，再往上是洗剑阁，从洗剑阁穿过长长的索桥，对岸雾霭重重，正中矗着一个天门，正是小光头所指点之处，神宵派重地，巍峨金顶。

正是清和好时节，当空片片飞云点缀，衬得四下空明寂寂。常听这山中岁

月比俗世间来得长些，连那流水亦是幽幽。我牵了儿子的小手缓缓前行，心下忍不住疑窦丛生。

莫不是小光头诓我，四处竟没一个人影。

蓦地感觉阿寒使劲推我。因本仙姑自认还嫩得很，死活不让他叫娘，他只好叫我：“阿姐，避开！”

与此同时，半空一道悲愤欲绝的声音响雷般炸起：“坛妖！快还我五师兄来！”

一柄明晃晃的剑指向阿寒后背不足半寸处，本仙姑顾不得文雅，抱着儿子就地连打两个滚，方避开锋芒，惊出一额冷汗。

半空跃下七八条人影，一色青色长袍，长剑带穗。

“哪里走！”剑网又当头罩下。

我此时法术尽失，只好护了儿子伏在地上做投降状。七八柄剑齐齐架在我肩颈上，剑气凛冽，再偏一分，岂不削了本仙姑的肉去！我万分紧张道：“诸位壮士，剑下留情啊！我们不是什么坛妖！”

“咦，师兄，不是方才那抱坛子的妖怪！”一个说。

剑略移开了些，七八人狐疑满面。看形容是辈分不高的弟子，我趁势起身解释，前些日遇到一位道长，便是这位高人指引，我们姐弟俩才寻到此处。

我又递过道长留下的引荐信，众人七嘴八舌询问那道长模样，面色倒是缓了下去。未几时听当中一个唤道：“四师兄来了！”

一角扎眼的白衣自天门后一个须弥座一跃而下。

不知为何，眼熟得让本仙姑眼皮直跳。

左跳灾厄！

我只瞄了一片衣角，当机立断摀着儿子的头连同自己的，以生平最羞涩的姿态深深地埋下去。上方传来咯咯笑声，白衣男人笑得别提多风流含情。

“你，把头抬起来。”

本仙姑扭扭捏捏半天，心想这下完了。

事情缘由得从山下讲起。

因我有个嗜好，这是未飞升前积下的习惯了。每到一处，喜好将各处的玩意儿，无论是吃穿用度的或是其他，只要看上眼的便将其买下。日子久了，竟玩出些挑东西的心得。此次受贬至凡间，生活无以为继，想起以前的玩耍，心血忽来，便当了身上一些值钱物品，做起女人家的小买卖。

没多久生意竟做得红火。

人间的那点富贵于我而言，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因此目前虽勉强算是个富人，但逢修桥造路积德之事，钱银出得起的从不含糊，行事却是低调惯了，每日荆钗布裙过日子。

那日正是我第三家胭脂铺子开店的喜日。

我照旧是一身朴素，路人甲状随那挑胭脂的女人进了铺，听她们唧唧喳喳论那脂粉成色。

突听外面一阵喧闹之声。

几个娇酥软糯的声音做那打情骂俏情状，一个说：“就随他去！倒要看他能否挑出适合各位姐姐妹妹的来！”

一阵嘻嘻哈哈，半晌，帘子撩开，进来一个花里胡哨的男人。

说男人花哨，绝对没半点冤枉他。

他一身镶银边的白衣，腰饰金带，头顶珠冠，冠上缀着两支虎斑玳瑁凤蝶，还插了根大红的翎羽，也说不清是什么鸟的毛，甚扎眼。

这人一进来，眼波流转往铺里头扫了一圈，颇有那风流情态，引得姑娘们羞红了脸，眼光都不往胭脂那儿瞧了。

一时店中静了下来，耳听他打着手中折扇，嫌一遍店里头的脂粉，浅红有些淡了，桃红又有些俗了，又与我雇来的掌柜你一言我一语，讨论诸如某姐姐的脸色偏暗了些，要用什么颜色提亮；某妹妹脸盘瞧着大了些，要怎么涂抹加以遮掩。二人言笑晏晏，颇为欢愉。

我捏着胭脂盒子略走了个神，手里头的东西便给夺了去，一张脸距我面门不足一寸，虎斑玳瑁凤蝶蝶翼在轻轻颤动，红翎毛从眼前晃起一片彤云。

真是不能再扎眼了。

“姑娘，你肤色白，挑着这个朱红色的，不适合。须挑这种浅点的……这个不错。”

他又肆无忌惮地冲我上看下看，一边叹息不已，频频摇头，“姑娘这模样原